农民父亲

刘焕性

父亲出生农村，年少聪颖，全家节衣缩食供父亲上学，父亲也不负众望，于1965年顺利高中毕业。那年头，农村家庭能出一名高中生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。父亲秉持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古训，高中毕业就回到家乡，先后当过代课教师、修路工人，后来又在矿山工作了二十年。青年时代，父亲在生产队干过四年多农活，对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。土地承包到户后，每到初春、麦收和秋种季节，当矿工的父亲都要挤出时间赶回家，跟祖父、母亲一起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下地干活。风吹麦浪的波动，雨润苞谷的金黄，土豆和红薯的肥硕，绿豆和大豆的颗粒饱满，还有一家人辛勤耕作、欢声笑语的劳动场景，都在挥汗如雨的农事劳作中一幕幕地刻在了我年少时的记忆中。

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喝小香槟的场景。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周末上午，父母带着我们坡地里给苞谷锄草。苞谷地里兼种大豆和绿豆，稍不注意就会把禾苗和杂草一起锄去。五月底，天气已很热了，久旱未雨，土地有些板结，每一锄头下去尘烟泛起，震得手微微发麻。父亲一边指点我和姐姐掌握锄草的技巧，一边跟我们说越是干旱越应给庄稼锄草的原因。父亲说，锄草不仅有利于及时翻整浅层土表，给庄稼增加底墒，还能靠阳光暴晒除去生命力顽强的杂草。看着我们在阳光下累得大汗淋漓的模样，父亲说从家里带的水快喝完了，一会儿锄到前面的树荫下时，请我们喝小香槟。那是1982年，小香槟尚是稀罕物，我也只是在村小学旁的小商店里看见过。一听说有小香槟喝，我的干劲一下子高涨起来，很快就锄到了树荫下。乘凉的时候，姐姐飞跑着买回了小香槟，我一口气喝完了一瓶，觉得回味甜美、意犹未尽。后来到北京工作后，我曾数次买过小香槟，但再也没有喝出过记忆中的味道。

我上初一时的麦收时节，父亲请假回来抢收小麦。当时老家的中小学放一周忙假，我和上初三的姐姐加入了抢收小麦的家庭队伍。那时城乡收入差距不大，种粮收入尚好，村民在农业方面舍得投入，看着金黄的麦浪，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。我那时年少，精力好力气大，加之此前已有四五年跟祖父和父母收割小麦的经历，成片的小麦被我和姐姐快速收割，父母跟在后面将割下的小麦束绑成捆，差点跟不上我和姐姐的速度。一天下来，四百多米长、五米多宽的一块儿麦田就被我和姐姐收割完毕。晚饭后，伴着皎洁的月光，祖父、父母带着我和姐姐将地里的小麦往回搬，父亲一次能扛十五六捆小麦。我拿着祖父给我新做的扁担，从每次挑6捆小麦慢慢到每次挑8捆，父亲看我走得摇摇晃晃，就对我说：“一次不要挑那么多，6捆就可以了，轻来轻去搬座山，懒人就是一担担。”这富含哲理的俚语，让我终生铭记。

1995年底父亲退休回家后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劳作中。父亲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，对农时掌握得很精确，经常跟我说起一些朗朗上口的农业谚语：“桃树开花，地里种瓜”“头伏芝麻二伏豆，晚粟种到立秋后”“三伏不热，五谷不结”等。父亲用半年时间把家里的承包地全都深耕了一遍，并连续三年用农家肥把土壤肥力提升加固。在他的精心劳作下，地里的小麦、苞谷、大豆、红薯不仅产量提高了不少，品相和品质也让邻居赞不绝口。

2005年夏天，我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回村探亲，恰逢麦收时节，小家伙强烈要求跟爷爷奶奶一块去割麦，父亲在麦田边上给小家伙示范了一下后，祖孙三人就头顶烈日，挥镰进了麦田。我跟在后面将收割的小麦束绑成捆，不由得想起了白居易所写《观刈麦》中的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。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。晚饭后，小家伙又跟着爷爷奶奶到麦田去搬运小麦，看着他从一次扛两捆到努力想扛起3捆小麦的倔强模样，我不由得来了一句：“轻来轻去搬座山，懒人就是一担担。”看到小家伙疑惑不解的模样，父亲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说那是我二十年前讲给你父亲听的话。

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每次我回家，他跟我说不上半晌话，就扛着锄头或镘头下地，我只好跟着父亲，一边陪他干活，一边劝说他年龄大了，不要再种这么多地，可以把远处的地交给村里的人家。73岁以后，父亲才把距家较远的土地交给别的人家耕种，自己只保留了房前屋后的一亩多地。就是这一亩多地，父亲依然倾注了极大心血，带着母亲精心耕种、施肥。

父亲的农民情结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，虽然他很少讲“无农不稳、无粮不安”的道理，但他传承了祖辈的耕作务农和为人做事之道。父亲常说，“耕读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“饮水要思源，吃饭当节俭”“男儿自立，须有倔强之气”等，他把干农活与做厚道人联系起来，把务农与传统美德统一起来，他的言行和思考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儿女们的心田。

2022年，父亲大病了一场，过了20多天才慢慢恢复过来。8月上旬我回家陪护父亲，父亲让我搀扶到门外的树荫下乘凉，看着门前他种下的苞谷已茁壮挺拔、挂穗饱满，父亲的眼里充满了笑意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跟我说，他要去镇上的街道一趟；我问他去街道干什么？父亲一脸严肃地说，他要去买化肥，掰完苞谷就要种麦了。一旁的表弟赶紧说，化肥他一会儿去街道买，种麦时请工，让父亲安心休养就行了。回到北京后不久，表弟给我打电话说，父亲监督着他买了化肥，种下了一小块冬小麦。

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冬小麦返青之际，父亲却永远离开了。我们再也看不到父亲慈祥的目光，再也听不到父亲关怀的叮嘱，再也握不到父亲温暖的双手……父亲那一代人，用他们的勤劳质朴，走过了艰辛而充满希望的人生历程，在他们身后是由坚韧顽强、负重前行换来的一片金色丰收景象。父亲那一代人的坚持和付出，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底蕴和榜样。

我永远怀念父亲！那个曾经为儿女遮风挡雨、呵护儿女成长、教导儿女善良坚强的父亲，那个以务农为根、以农事为乐、以农民为荣的父亲，那个朴实无华、辛勤耕耘、一生勤劳的父亲，他永远是我面对人生、砥砺前行的精神港湾和力量源泉。

灵性的石头

赵 丰

时光荏苒，我也到了一把年纪，该是享受闲适了。

赋闲的日子里，我的视野中只是一些安静，其实喧闹一刻也没有停止，只不过被我的心境过滤了，能够入眼的只是一些闲人闲事，狗在打哈欠，猫在伸懒腰，老翁在晒太阳，老妪在揉眼窝。人或动物都在闲适中度日，拥有的是纯粹的时光。大多时候，我们只是陷在事物的索取中，有时醒悟，最珍贵的时光，正是那些亲身经历过的闲适。

一生喜水，此生走过数十处海滩、数十面湖泊、数百条河流。天下之水多矣，穷尽一生，我也阅览不了万分之一。

大自然之美，让每处山水之石都具备了独特的审美内涵，壁立当空、挺拔峻峭者谓之“瘦”，四面玲珑、上下相通者谓之“漏”，轻盈飘逸、晶莹通澈者谓之“透”，石纹起伏、凹凸不平者谓之“皱”，色泽苍老、拙劣朴实者谓之“丑”。清人赵继恒有诗：“叠叠高峰映碧流，烟岚水色石中收，人能悟得其中趣，确胜寻山万里游。”

水看得多了，就对水里的石，或是水旁的石有了兴致。被水浸过的石，大多有纹路，有光润，有清晰的图案，或山水或花草或人物，全凭拣者想象，有的什么也不像，模模糊糊，但就是不忍丢手，总觉得有一些感觉在其中，仿佛禅相。

拣石不难，抵达一条河流，目光垂下，看见一块稍有品相的，稍作端详扔一处显眼处，等收集了一大堆，弯腰蹲下细细挑选。这个过程是考验审美感觉的，细瞧这块不错，那块也不错，都是舍不得。挑石难，带走更不易。总不能全都抱回家啊，凡去外地，都是乘车，无论火车、汽车、飞机，沉甸甸地拿不动啊，于是再三细品，忍痛割爱挑上几块抱在怀里。要是在近处朋友开着车，还能多带几块，但也是遗憾多多。

石头带回家，大点的靠墙摆在院落，小点的，或是品相极好的置放于书架。妻子喜欢种菜，总是嫌院落的石头妨碍了她的菜地，趁我不注意当垃圾扔了，前后数十年进院子的石头总有几百块吧，最后唯剩零星几块她抱不动的，我也不好说啥，反正对那些石头我也没有真正上心，更没有精心伺候，其实压根就不知如何伺候，扔了就扔了吧，心不疼，模样不恼。

上了书架的十几块石头妻子不会乱动，隔段时间我给它们净身，喷水，暑热的日子取下来放进水盆浸水，这大概就是养石了。

山里有更多的石，爱石爱到极致处的人会在山里寻找所爱，再大的石头，也要想法弄回家，我没有那个浓烈兴趣，有片小石足矣，再说了，我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安置那些庞然大物。

石之家在山中，在河里，喜欢风，喜欢雨，喜欢鸟，让风抚摸，让水滋润，聆听鸟语。它是山的骨骼，凝聚着山的厚重；它是水的脊梁，支撑着水的灵动。它不喜欢安静地躺在书架上，它读不懂文字，也不喜欢那种书卷气。没有哪块石头甘心把自己置于书架之上，即使为它专门制作的石架，它也不幸福。

但养石人自有说法，室有石则雅，室有石则安，此为痴石者所言。石之天然的纹理、朴拙的造型、优雅的格调、超脱的灵气，的确令人把玩遐思，虚怀沉静。基于此，我也学着养石，以安闲适。

一块灵性的石头，成书架上的一道风景。那年从澜沧江带回一块石摆在书桌上，伏案写作时，眼前常有乱石穿空的幻觉。我没有觉得它是风景，只是觉得自己曾经身临其境过一条河，那儿驻留着我的身影和足迹。那身影被风拂去，又被风携来；那足迹被河水吞噬，又被河水显现。一块石，就是一方山水的浓缩，方寸之间包罗万象，山水之雄奇空灵，风云之千般变幻，会令一颗染尘之心，回归风清月明。

求一石易，养一石难。所谓养石，就是精心养护，使其光润沉稳，生出肌肤之美。养在我书架上的石头，我要给它找一个能盛得住水的托盘，根据气候拿出去晒阳光，淋雨，不下雨的日子以清水淋之。像灵璧石，石离土日久，会缺氧失去青铜之音，露出枯萎之相。

我之养石属于初学者，有位痴石的文友告诉我，养石不仅要水养，还要油养。像质地细腻、脂润柔软的寿山石，应先用细软绸布轻轻擦抹，去除石表灰尘，后用茶油反复擦拭，让油脂沿着毛细孔慢慢渗入石头里，反复多次，石质愈加温润莹澈。

石之藏家以石为友，闲时抚摸石头，甚至悄声细语和它说话，身之汗液和气韵积淀于石表，形成一层黝然有光的皮层，行家称包浆，说是一种古雅的见证，包浆越凝重，赏玩价值也就越高。

宋代有个石痴，遇到奇石要行跪拜之礼，结拜为兄弟。遇上喜欢的石头，要抬回家里，焚香沐浴，像祖宗一样供着。成亲之日，新娘子送他一块灵璧研山。他一见倾心，重新沐浴更衣，焚香叩拜，把玩到半夜，才抱着石头入睡，将新娘子冷在一旁。藏石养石，本是生活之闲适，不足神圣于人性之上。如是之人，我不敢恭维。

有闲养石，表面养的是石头，骨子里养的是心性。

我已渐老，最后连背影都会被闲适带走。

商洛山

（总第2457期）

刊头摄影 阮世喜

老巷子

薛海霞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”长平路是商州城东西走向的一条老巷子，亦是我每天都要走上一两回的一条巷子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美，也有着最能安抚人心的人间烟火气。

清晨，老巷子在黎明中慢慢睁开了惺忪的眼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它彻底从睡梦中唤醒，还不等太阳的笑脸从山尖露出，老巷子便开始了它热闹多彩的生活。此时，宽阔的巷子瞬间变得拥挤起来。

年轻的妈妈们一手提着大包小包、水壶，一手牵着孩子，步履匆匆地向着学校方向赶去。前面走着一对母女，孩子稚嫩的童声响起：“妈妈，我们来对反义词。”妈妈爽快地回答：“好！”

“今天好冷啊。”

“今天好热啊。”

……

同时响起的大笑声是孩子和母亲的，在对反义词中她们揭开了一天快乐的扉页；烤馍摊、麻花店里的香气连连迸发，染得巷子香味不绝；从包子店走出来的人儿，心满意足地咂着嘴巴，手中拿的鲜豆浆向前方大步走去。

作为商州城的一条老巷子，最不缺的就是叫卖吆喝声。一声声很有特色的“热粽子——哦——”在老巷子里不时响起，就凭这特色的吆喝声，人们也要忍不住上前买一两个尝尝鲜。“樱桃、自家的樱桃哈！”“土鸡蛋哎”“红薯——凉粉”……早晨的巷子，是烟火气最浓的时候。

时近正午，巷子的两头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羊儿般的娃儿们，他们如鸟雀般欢悦，一路上叽叽喳喳地向大人诉说着校园里发生的新鲜事。环卫工忙碌了一个早上，此刻正在路边整理着工具。随着“车开走啦，给大家让开道……”的声音响起，一辆城管执法车由巷子西边缓缓开了过来，推着小推车卖杏子的大姐笑呵呵地赶忙接话：“马上推走。”

特色小吃馆里人挤成了疙瘩，老板见状赶忙给门口放几个凳子，端一盘瓜子，让后来的人边嗑瓜子边等。巷子里修家电的老手艺人，安静地守着看起来有些凌乱的小店，愉快地询问着进门顾客的需求。有的小件家电在他粗糙又灵活的双手拨弄下，一会儿就被顾客眉开眼笑地拿着出了店门，边走心里边乐呵呵地想着，又省了一笔开支。旁边不远处字画装裱店里的年轻俊俏小夫妻，活干得如同他们的长相。一幅幅精美字画在他们的手中变得更加艳丽、美观、精致。你瞧，正在装车的这幅大尺寸牡丹十字绣，朵朵花儿都笑咧了嘴，着急着要住进主人才装修好的新家。

小店对面五层砖混结构的小楼，墙面在年复一年的风雨洗礼中褪去了原来的颜色。楼前晃悠悠的电线上，不时有鸟儿落在上面奏着乐章，一只、两只，再到一排七八只。随着“嘎吱”一声刺耳的摩托车刹车声响起，鸟儿惊得四处飞散，有胆大的会翩然下飞，落在不远处的一辆“小黄”车头上，扑棱着翅膀拍起一股动人的风。藏在屋脊上倏忽而过的猫，总是和路人玩着它热衷的捉迷藏游戏，永不疲惫似的你看我就赶紧躲，你走我就快出来。见到此，路人总是会无奈而又淡然地笑笑走过。随着一拨又一拨娃儿进了校门，巷子在炙热的太阳光下暂时恢复了平静。辛勤忙碌的门店老板快速整理着蔬果，门前长势极好的一嘟噜蔷薇花从人声鼎沸的喧闹声中跳了出来，精神抖擞地趴在墙头听着风儿的鸣奏。

晚上，老巷子变得幽深静谧。巷子边门口的宽阔处支起了一张小方桌。明亮的灯光下，几个老人围桌而坐，手里捏着纸牌，偶尔低语一句：“到你出牌了。”白天上下蹿跳的猫狗此刻也安静起来，或坐或卧在主人身边，当着主人最忠诚的守卫。劳累了一天的生意人，门口搬几个凳子，三五个人坐在那儿，闲聊着巷子里的家长里短和这一天琐碎的趣事。女人和孩子永远是人们闲聊的主题，哪家媳妇泼辣，哪家孩子有出息上了好学校等这样的消息，在人们的闲聊中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过每一个院墙。等路灯变得灰暗，乘凉的人们收拾了凳子，工地上干活的人也敲响了自家房门。不一会儿，男人端着一个大老碗圪蹴到门口“哧溜哧溜”吸着面条，屋内孩子在母亲的轻声呢喃下悄然入睡。

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随着各家各户的门窗紧闭，老巷子结束了一天的喧闹，在月亮婆婆洒下的微茫月光中，渐渐进入了香甜的梦乡。

收 割

冀卫军

时间，是一把镰刀
不知疲倦，收割着草木和庄稼
从幼年、少年、成年
到中年和暮年，一茬又一茬

一年又一年，曾经的
笑脸，花朵和果实
不知不觉中，下落不明

那些看不见的，看得见的
告别，刷新着世界
保持着崭新和美好的秩序

空有，一颗杞人忧天的心
等待时光，像镰刀刈麦
一点点收割着

本报社址：商洛市北新街西段59号 邮政编码：726000 办公室电话/传真：2313480 2325222 广告许可证：6125004000002 广告公司电话/邮箱：2317997 282833619@qq.com 定价：每月36元 印刷：商洛日报社印刷厂 电话：2312541